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忘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高

太學生江徽疏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徽宗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

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  
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  
者物之精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欲言  
之不可得也故無問蓋有門故可問道無

門也孰得而問之有問故可應道無問也孰得而應之然則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為道者解乎此謂道可以神受而不可以言傳謂道可以心契而不可以迹求於是至言去言造忘言之妙必以默而識

忘四

之方將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又奚事於言哉易言默而成之列子言默而得之謂是故也昔齧缺之問於王倪也既問之以物之所同是又問之以知其所不知復問之以物無知與夫知之非不知不知之

非知四問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蓋知  
之為淺不知為深知之為外不知為內其  
不知是乃真知也若夫辯者之囿言多而  
未免乎累孰知道不可言言而非歟

塞其兌閉其門

徽宗註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外韍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內韍  
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鍵塞其兌則無內外  
之韍和豫通而不失其兌矣其寐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聞閉其門

則無心闢之患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矣  
莊子所謂塗卻守神易所謂退藏於密是  
也蓋塗其卻則冥於無間不為物誘故能  
抱神以靜而與神為一所謂塞其兌也藏  
於密則復性之本物无自而入故能藏於  
天而與天為一所謂閉其門也廣成子曰  
慎汝内閉汝外

忘四

二

挫其銳解其紛

徽宗註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疏義曰銳如火之形不能无傷有以挫之

則不傷矣紛如絲之紛不能无亂有以解之則不亂矣莊子所謂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是也蓋深與易言極深而研幾之深同以深爲根則不逐於末流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所謂挫其銳也約與孟子言守約而施博之約同以約爲紀則不以博溺心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舍所謂解其紛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疏義曰和以言其不乖同以言其不異和其光則光而不耀非若形謀成光者也同其塵則大同於物非若離世異俗者也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已惟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委蛇曲折不與物迕未嘗崖異以自處忘四然後能之

是謂玄同

徽宗註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踈利害

貴賤之間為哉

疏義曰入於窈冥之門惇而不示道復乎  
至幽也冥於渾淪之初歛萬為一道合乎  
至一也復乎至幽則藏諸用妙而小矣故  
至幽之謂玄合乎至一則總攝萬殊不同  
同之矣惟夫小而辯於物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知物自无物我亦非我物我兩忘萬  
物與我為一將擇焉而不得豈竊竊然自  
投於親踈利害貴賤之間為哉凡以本无  
是數者故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  
貴

徽宗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踈之  
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  
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  
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  
僞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是  
天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疏義曰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自爲是非自

為得失同於己則愛之異於己則惡之愛  
惡相攻而有戚踈之態離乎情者則為非  
離乎偽者則為是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  
見已用者賤失之而憂當時者貴得之而  
喜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是數者橋起

忘四

四

片合反復更代一消一息未始有極其去  
道也遠矣奚足為天下貴則以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知道者解乎此極物之真而守  
其本忘言而去言之之累好非所好惡非  
所惡而泯好惡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不

可得而親踈情非爲真僞非爲妄而忘情  
僞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可得而利害无用  
爲用用非有用而離用捨故何貴何賤貴  
賤不在已不可得而貴賤惟知一性之有  
真不見天下之有僞良貴至足天下兼忘  
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徽宗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  
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

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正直為正正者止於一也惟止於一則獨存常今矣以正者道之常也正復為奇奇者反於正也惟反於正則不主故常矣以奇者道之變也真變於物未始有

忘四

五

无真在於內則不外從事者矣以無事道之真也正國何先定於一而已蓋國以正定故也孟子所謂一正而國定是已持勝有道尚謀而已蓋兵以奇勝故也莊子所謂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是已真者精誠之

至虛緣然後可以葆真以道之真無容私  
焉故也無容私則非人爲之僞順物自然  
而已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經曰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微宗註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  
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疏義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蓋愛之利

之所以得其心也致其所惡則失其心也  
此有以愛之彼斯愛我矣故親若父母此  
有以利之彼斯利我矣故襁負其子而至  
焉苟拂人以從欲厲民以自養致其所惡  
焉則莫不相攜持而去矣然則无愛利之  
心而肆虐以爲威多忌諱之禁而苛察以  
爲明則不能以政裕民民將散而之四方  
百姓且不足矣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孰  
知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之道乎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徽宗註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  
以非其道

疏義曰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  
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

忘四

六

之故培斗折衡而民不爭然則存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所以發漢  
陰丈人之論也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  
天下之理得機械既作則機事必形機事  
既形則機心必生機心生則昔之虛者俄

且實昔之一者俄且散所謂无所與雜潔而不汙者殆或虧矣此純白所以不備也將見智詐相攻巧偽日滋或罔上以非其道者有之此聖人有作在宥天下所以去此患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徽宗註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可器出以亂俗

疏義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故先王使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慮



夫末作以傷農也至德之世其民愚而朴  
惟知日用飲食孰有多伎巧者哉蓋伎巧  
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古之  
為治者凡異服奇器鬻于市入于官則國  
有常刑所以敦本抑末使斯民復敦龐淳

忘四

七

固之俗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徽宗註曰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

疏義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

殃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爲簡髮  
數米滋法令以蓋其衆將以止盜而盜不  
盡矣莊子所謂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蓋謂是也蓋民愚無知撫之則后虐  
之則讎自非以寬服民孰肯遷善遠罪者  
哉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徽宗註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  
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疏義曰天其運乎惟運之以無爲故純粹  
不雜職生覆而無所不覆地其處乎惟處  
之以無爲故靜止不變職形載而無所不  
載純粹而不雜其清可知靜止而不變其  
寧可知凡以得夫無爲故也天地氤氳萬  
物化生以兩無爲相合而萬物化也觀天  
地則見聖人夫何爲哉法天地而已夫然  
故暴悍勇力者化而爲愿旁僻曲私者化  
而爲公舉滅其賊心皆進其獨志民日遷  
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鈎繩規矩而後正哉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鬚眉可

忘四

八

燭鑑與水所以能若是者以一而不變能定能應故也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蓋言其靜也至人之用心守靜篤而不以動違性亦若是而已順其自然勿撓勿擾而已

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是以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經曰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徽宗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  
擾之民將自富

疏義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魚煩則潰  
治民煩則惑在宥天下相忘於道術如魚  
之相忘於江湖則無事而生定矣足國裕  
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爾後之變古亂常以取禍敗者

安知富民之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徽宗註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无欲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舉賢則民相軋故不尚賢使民不

忘四

九

爭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可欲矣聖道群心之用我无欲則同乎无欲矣同乎无欲是謂素樸而素樸民性得矣蓋樸者道之全體未散於器者也民復

其樸則見道不見物而所見勝所睹苟不能洒心去欲方且爲物絃方且爲緒使則民失其樸湛於人僞尚何能還太古之風哉老氏著書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曰罪莫大於可欲有曰少私寡欲以欲之害性不可不去之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

之樂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不可爲也爲之則僞不可擾也擾之則憂惟在之使不淫其性宥之使不遷其德舉一世於澹漠之域然後百姓皆謂我自然所謂下

知有之者如此下知有之則性不益其生德不虧其全舒通平泰无欣欣之樂而親譽有所不及矣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其政悶悶之謂歟

其民淳淳



徽宗註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義曰素樸者民之性能見素抱樸然後  
純粹不雜靜一不變且至於明白入素无  
為復樸焉私欲者民之情能少私寡欲然  
後克於勝已善於養心且至於背私為公

忘四

十

不見可欲焉其民淳淳莫大乎此

其政察察

徽宗註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  
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疏義曰治之要在知道道要不煩聖人以

道在天下由至虛以冒群實由至靜以賓  
羣動簡易而有功未嘗簡髮數米竊竊然  
以苛爲明也蓋簡髮而擲數米而炊則弊  
精神於細務勞思慮於末流也竊竊然以  
苛爲明又曷足以濟世哉是以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  
其民缺缺

徽宗註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  
故无全德

疏義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

舉賢則民踣跂而相軋不能定其性命之  
分任智則民覬覦而相盜不能安其性命  
之情是有知有欲之為患而民之所以遷  
於物也遷於物則不足以厚民故無全德  
莊子曰德全者形全不能全德則養形不  
忘四  
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  
之謂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徽宗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  
德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知時无止知分无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  
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疏義曰虛靜之中大化密移由隱而之顯  
自無而適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是以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之生  
則爲昭昭而至道之極則無形也物成生  
理則已有倫而其精甚真則無形也禍福  
之理藏於幽深應若影響亦若化機之默  
運而已惟達者知利足以生害知樂足以  
生憂乃能用智於未奔沈之初作炳於忽

眇綿之上然後誕先登于無難之地焉孟  
子慮患之戒有曰德慧術智存乎疢疾楊  
雄解嘲之論有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  
皆燭是理也蓋德慧術智可謂明哲矣猶  
以存乎疢疾爲心則以君子思患而豫防  
故也高明之家可以無虞矣必以鬼瞰其  
室爲言則以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也觀乎  
此則於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不可不  
致其知也知時無止則遙而不悶掇而不  
跂知分無常則察乎盈虛而得失不足以

櫻其心知終始之不可故則明乎坦塗而  
死生不足以累其心無止則過而不留無  
常則變而莫守不可故則未嘗有故是禍  
福之倚伏相為消長何常之有所謂福為  
禍始禍為福階則以其無常未始有極也

忘四

十二

其無正邪

徽宗註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  
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  
天下之至正哉

疏義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與若相爲同異而已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則俱是也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則俱非也惡能正之是我與若皆不能相知然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體之知安佚而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而不知正味目之知美色而不知正色其不得正知也如此則是非之塗吾烏能知其辨

正復爲奇善復爲沃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

矣

徽宗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  
迤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  
相生祇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  
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  
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  
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忘四

十三

疏義曰一氣之運潛回於太虛之中萬物  
推遷皆在所橐籥莊子謂通天下一氣耳  
言物雖散殊其運於氣化則一也天下既



通於一氣則行流散徙不主故常今是而  
昨非往者非而來者是初無定形先迤而  
後合有所拂者有所宜初無常分其所美  
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兩者交化相  
爲終始成矣俄壞壞矣俄成則奇正之相  
生祇善之更化勢若循環果未可定也意  
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耶乃一氣之自運密移於造化殆不  
知所以然而然也蓋天下之生久矣迷而  
不復固非一日之積小惑易方則以東爲

西背冥山而莫之見大惑易性以無爲有  
遺玄珠而莫之求自私之俗勝則蔽於一  
曲不明乎禍福之倚伏則昧於至理且復  
察察以治之祇所以益其惑不靈不解民  
安得而反其真乎是以老聃著其政悶悶  
篇蓋欲使民之安常復樸以反其真而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徽宗註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  
不流無辨物之迹

疏義曰拘於方體者常介執以異俗所謂

介於辨物者此也介與易稱介于石之介  
同意大方無隅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足  
以應無方之傳非若執方之謂器者矣止  
而不流言真上而无所蕩猶水之靜止大  
匠取法所以無辨物之迹其亦荀卿所謂  
能定而後能應者歟

忘四

十四

廉而不劓

徽宗註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嗾清而  
容物無刻制之行

疏義曰謹其廉隅者常矜莊以約已所謂

矜於自潔者此也矜與語所謂古之矜也  
廉之矜同義大廉不嗛則至足無求澹然  
自適不貴苟難之行非若廉清而不信者  
矣清而容物言雖清而無所察猶鑑之清  
明應而不藏所以無刻制之行其亦莊子  
所謂勝物不傷者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徽宗註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  
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  
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爲是

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  
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  
世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  
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疏義曰克己以為直則直必肆其情而陵

忘四

十五

物之態生惟去逕庭之累無枉撓之失然  
後能直而不肆以之應物則周旋曲折無  
所於忤而陵物之態不生矣悅眾以為光  
則光必耀其迹而揚行之患至惟去形謀  
之光圓滑疑之耀然後能光而不耀以之

照用則因時順物未始容心而揚行之患  
不至矣是則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  
其明其惟聖人乎蓋內直者所以徒於天  
外曲者所以徒於人惟曲則全枉則直者  
能之用其光者所以顯諸仁復歸其明者  
所以藏諸用惟循有照冥有樞者能之蓋  
非聖人能同天人神明其德不能與此  
且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以方為是者如  
子莫之執中不能濟以權執一而廢百以  
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不能充其類潔身

以亂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知伸而不知  
屈一於矯也而不能同其波又烏知屈伸  
相感如易所謂利用安身者乎微者幽也  
彰者顯也知彰而不知微則一於表襮而  
不能襲其明又烏知知微知彰如易所謂

知幾其神者乎子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  
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是皆蔽於曲私  
不該不徧刻意尚行以夸末世之弊俗而  
失聖人之大全不見純全大體於天地古  
人之間豈足以正天下是未能正己而將

以正人殆不知其可也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如斯而已蓋聖人備道全美抱一以爲天下式推此以表正天下真餘事耳此大舜所以能正衆生无爲而天下治也

忘四

十六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徽宗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



謂嗇天一在臚以腎為事立于不貸之圃  
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疏義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是以得於自然無適非天見於或使無適  
非人聰明智識得於自然而成於天者也

故韓非以謂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見  
於或使而因於人者也故韓非以謂動靜  
思慮人也券內者以約為紀券外者志乎  
期費只則其治人也事天也不可不以嗇為  
先焉蓋動靜有常者理之真何思何慮者

道之至適動靜之節則動惟厥時矣省思  
慮之累則湛然常寂矣見於或使而在人  
者治之如此可謂嗇也黜聰明然後同於  
大通去智故然後循天之理不極聰明之  
力則能收視反聽矣不盡智識之任則能

忘四

十七

還淳復朴矣得於自然而在天者治之如  
此亦可謂嗇也蓋天一生水在人為精腎  
之為藏精所舍也天一在藏本以立始故  
以腎為事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於治  
人事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圃而

唯施是畏豐智源而嗇出而不侈於德以  
之治人而人事治以之事天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徽宗註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  
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疏義曰得性則生生不窮失性則不能生  
生而窮矣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貴  
於不遠復焉迷而後復則失性遠甚所謂  
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者也其復也晚矣  
觀夫雷在地中於卦為復而初九言無祗

悔元吉至於上六則爲凶矣蓋以初九之復不遠而上六之復迷而後復也比卦亦然於初言有他吉於六言比之無首凶以比復好先故也嗇則不侈於性而去本末遠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徽宗註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疏義曰德者得也得於性之謂也觀復於芸芸之時適復於撓撓之際則不離於性

矣故易言復德之本能復其本則性修反  
德而明無不燭矣故易又言復以自知然  
則不侈於性而早復則德日起而高大矣

書曰德日新又日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忘四

徽宗註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  
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十八

疏義曰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則能勝  
之謂克也德積於己則可以至寡御至衆  
命萬物而无不聽攝天下之群動宰制役

使無所不勝矣記曰德成而上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微宗註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

窮孰知其極也

疏義曰德足乎己則不蘄於勝物而無所

不勝故在我為有裕分人而有餘運量酬

酢泛應而不窮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孰

知其極孟子曰德教沛然溢乎四海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微宗註曰體盡无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

餘裕矣況有國乎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  
苴以治天下德至於同於初則體盡一窮  
而得其純全莊子所謂周盡一體者也天  
下雖大不出吾之度內則其用天下也有

忘四

十九

餘裕矣況於一國之小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微宗註曰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疏義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道爲萬  
物之母也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心以至

無心皆由此出故有母之義有國之母是  
有其道也得道者無古今雖萬世無弊非  
長久而何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徽宗註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  
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  
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  
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  
道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者生者物也生生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則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有色者有色色者色者形也色色者性也莊子曰性者生之質劉子曰形者生之器則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有國之母則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也復守其母則與道爲一亘古今而常存故歿身不死而可以長久今夫草木之生根深則柢固猶之人也性復則形全惟能全其形伎形

生而不弊如草木之麗乎土其永無窮故  
與天地為常而長生其明不息故與日月  
參光而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則又超  
形而不與形化離數而不與數終者也此  
之謂道

忘四

三十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徽宗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  
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  
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

疏義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  
荒是以主道治一不知二能當一則百事  
正矣然則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  
六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固其宜也蓋天  
下有常然順之則治擾之則憂惟能不亂  
天之經不逆物之情法一定而不易無朝  
令夕改之失而天下治矣猶之烹魚也數  
撓之則潰然則治大國而數變法豈不惑  
哉傳曰民信其法則親此古之善立法者

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不易也然則不雜  
而清抱神以靜民將無事而生定矣是以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孰肯滋法令以蓋  
其衆哉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忘四

二十一

徽宗註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  
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爲道常无爲以莅  
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  
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故曰其鬼不神

疏義曰詩曰百神爾主矣書曰惟元后作

民父母莊子曰聖人者萬物之所係是則  
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然而我忘天下  
易天下兼忘我難其所以出而經世亦一  
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不得已而臨莅天下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然則無爲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而民自化故人無不  
治彼依人而行而爲神者將得所憑依得  
所安樂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如  
詩所謂公尸來止熏熏矣故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

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徽宗註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元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无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疏義曰道常无爲而無不爲以道莅天下則因其固然不擾以人爲之僞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也保民如子視民如傷兵革

不試故無攻戰之患刑措不用故無殺戮  
之刑神與民兩不相傷而明无人非幽无  
鬼責而德交歸焉則神无所出其靈響也  
詒爾多福而已如詩所謂神之吊矣民无  
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如詩所謂  
民之質矣何傷之有

忘四

三二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徽宗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  
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也

疏義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欲升高必自  
下知高以下為基乃不至於蹶高而无以  
為基徒有趨高之心則是好高而不為高  
矣能无蹶乎水不積不成淵江河合水而  
為大為其納眾流也故江海所以能為百  
谷王而流水朝宗之者以其善下之也然  
則國之所以大者非以下流而致然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牝以靜為

下



徽宗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  
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  
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谿

疏義曰自物觀之惟卑故能堂惟肖故能

忘四

二十三

攘一昧是理恃狠乘物將以為高祇以取  
氏蓋以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剛  
故也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聖人以懦弱謙  
下為表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雖不斬勝人而人莫

能勝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蓋知勝物之道而自  
處以柔靜物莫不爲之下矣以其靜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徽宗註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

疏義曰有歛必有散有盈必有虧非特人  
事天道固然惟洞照幾先者將欲歛之必  
固張之知一歛一散相爲消長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知一盈一虧相為始終故大國  
以下小國而以大事小小國以下大國而  
以小事大莫不各有所取焉然則欲上人  
以其言下之而君子不欲多上人凡以此  
故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徽宗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  
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  
大者宜為下

疏義曰天道以下濟故光明而覆燾无方  
地道以卑故上行而承天時行謙冲之道  
天地且爾況於人乎堯以允恭而光被四  
表舜以溫恭而玄德升聞凡以法天地而  
已三才異位其道則同是以王不自大以  
忘四  
法乎地乃能无爲而天下功地不自大以  
二十四  
法乎天乃能不長而萬物育然則不自大  
乃能成其大莫不皆然大者宜爲下不其  
然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宣和書譜卷之百一

畫譜

畫譜

畫譜

畫譜



畫譜

畫譜

畫譜



